

禹廟碑

查猛濟編

順發建廟
來歷

着眼精到

雅隆大禹
禮又以胡
清事爲胡
先生至老
而不忘其
於國之見
規其大

民國建元以來。諸祀漸替。唯孔林與夏后大禹之廟。係在人心不廢。國典以爲重。廟自周建。越國訖今不斷。清世官爲致祭。以姒姓子孫爲奉祠生。入民國。廟漸隕。十九年冬。故浙江省長張載陽等請於官。以錫稅之羨。葺之。二十一年始集役。至明年。更十有六月而成。凡度銀幣。九萬三千六百十七版。殿堂叩敝。壞材究奇。壯於始造矣。

唯后生於汶山。故知山川之首。學於西王國。故識流沙之外。眇達勾股。故能理水地高下之宜。以身爲度。故辨諸侯萬人之體。於是鬻河以導九牧。鑿江以流九派。槩旅以通九山。天地得一。盡爲中區。五服邸成。民得宇養。自百王之功。未有如后者也。

廟祀當與中國爲廢興。非一代創制殊號所擬。東人以其國晚起。惡諸夏先進。則妄言治水爲誣。猶清玄曄欲宰中國。則稱岱宗爲長白山支峯也。末學膚受信爲故然。然惟實事。固不可奪。故營繕之事。復紹於今。

廟之成也。主其事者。紹興縣長湯日新。計工者。樓之凡。督役者。金湯侯。堂廡法式。冕服

身爲人估

以病當世
以病當世
以病當世

古時有制
先生必不
肩學昌黎
而銘詞近
韓故知不
求勝大與
必不能與
古人道

章采。則沈鈞業張鍾湘考於禮書而爲之。皆越士也。

惟后之功不局於一方。以山陵所在。故越人從近治之。苟中夏不滅德廣所及。恍於神州。百世莫得與比。

昔孫皓刻廟側石船。以銘已勲。吳亡卒爲人所削。有無德而欲僭擬者。宜視以爲戒。銘曰。大邦維崇。繼父汨鴻。因敗爲良。聲殺遠充。神無不之。至享在闕宮。九鼎雖沒。像設猶隆。后之德不可既。而土木之壽有終。肇域方擾。唯神所恫。繕茲饗堂。聲蟹上通。使大江如般帶。昆侖如蟻封。靈氣覆露。與諸夏無窮。

值此世而修禹廟誠非其時既欲修之撰碑夕舍先生無其人是作自是鉅構

以熱河記
亡爲此文
立大本根

本國歷而
兼及夏正
是據周詩
七月述周
總而建子
建寅並用
也

取去之間
門有衡量

痛論外交
不難成見
誰謂先生
泥古而迂
情不達事

如此立論
方可洗刷

合肥段公七十壽序

日本陷熱河之明年。合肥段公年七十矣。三月二十日。於夏正值公生日。義故欲舉觴爲祝。公謂國家多難。非其時。

於是餘杭章炳麟言曰。所爲祝公者。非瑯琊曼辭以爲諛。顧欲公任其難耳。君子急病而攘夷。公不宜引避。公辭勿獲。乃許。

按公平生行事。馳說者慮有異同。惟與中華民國終始不能異。再造共和之績。夫人所知也。

自遼陽事起。本兵者失計於前。侵尋三稔。塞北半淪。北畿瀕寇。祇以長城爲界。其危如累棊。人所欲倖幸者。恃蘇維埃與日本一戰耳。北方勝則中國幸而瓦全。然亦不能收失地。東方勝。卽河朔一切淪於小腆。今之形勢。非若晉宋二代可以江左延命也。此中智以上所爲危。其與民國終始如公者。固當計及之矣。

公於日本。初亦主觀善。然不肯蹙地以媚之也。及三省陷。東人覩國者。數以好言銛公。

合肥親日之迹

理直氣壯

略作感慨
下文再申
壽意更覺
跌宕

正意已盡
下文生面
又別開

公力折之。蓋始之不欲恃氣矜以撓人之怒。隣交之道也。終之必以正色相遇者。體國之義也。

曩關東陷後數日。炳麟在天津與公從容論事。往者人情不恕。外蒙古已送疑。復爲內兵牽制失之。語次愀然。誠令公計不挫。卽漠南北皆列巨鎮。足與東三省相扶就。不幸失三省。熱河必不動矣。此公之雄略最閎遠者。而今當爲追痛者也。

水之未潰也。一丸泥足以障之。及其既潰。日夜負土撻石。猶不過殺其少半。今所望於公者。非遽以盡收失地相要也。要之長城以內。敵人不得恣意蹂躪。察哈爾綏遠。兵足自固。猶始終爲中國守。斯事在往日固易。今非有十倍之力。不可坐覲。任其難者。非公當誰屬耶。

去歲日本陷熱河時。適與公生日相直。公聞之。歐血。病幾不支。今鑽燧已改矣。而公幸伉健。往事紛紜。無可追述。後之事。猶幸公以全力任之耳。

昔郭汾陽有大助於唐。爲讒夫所構。廢處里第。清代李肅儀毅亦以兵劓罷鎮。蓋偃臥賢良寺者三年。及吐蕃犯闕。天子幸陝。終賴汾陽拯之。八國聯軍陷京師。亦賴肅毅儀

愚意支持
用二字不
如周旋
撤開閑文
以郭李作
結取境便
高與尋常
謂陳功德
者不同

出與支持。得以講解。雖厚致歲幣。終無割地之辱。今公之遇。不過如郭李。且天性弘廓。持重。與汾陽相似。而肅毅。又其鄉里先進。素嘗聞其風烈者也。天果不亡中國。雖有猜忍之士。百計螫之。終不能抑之不起。炳麟爲中國祝。故不得不以是祝公。祝哽有辭。古之制也。遂書以爲序。

合肥功業非數子言所能敘述。合肥謗詬亦非一二語所能剖析。此文較張裕釗爲湘鄉壽序更爲得體。

大總統黎公碑

公諱元洪。字宋卿。湖北黃陂人也。考諱朝相。清世以游擊隸北洋練軍。公習業水師。勤學爲諸生冠。役丐海軍七年。光緒二十年。清與日本戰威海。公以廣甲管輪。自廣州赴之。船艙不任戰。遂陷。長官乘小艇逸。公憤甚。赴海水及頰者數矣。卒泅抵大連岸。同行十二人存四耳。署兩江總督事張之洞聞公材。召修江甯江陰礮臺。皆堅精中法程之。洞還督湖廣。公從。與德意志人某教練湖北新軍。三赴日本考察軍務。歸充湖北護軍馬隊長前鋒統帶。擢第二鎮鎮統。兼本鎮協統。尋以饒訕罷鎮。以二十一混成協統領兼管馬礮工輜各隊。假陸軍協部統銜。並提調兵工鋼藥兩廠。監督武中學堂。統楚字兵船六湖字雷艇四。凡兩主大操。指揮中度。聲藉甚。治軍嚴仁。不濫費軍需一錢。有餘。卽以逮士卒。故所部軍裝整振。絕丐佗軍。平居臥起皆準軍號。不妄先後。夜必宿軍中。雖遇歲時不移。教士剴至。唯恐不盡其才。尤敬士大夫。一方歸心焉。

瑞澂監湖廣。公被劾。事久未下。瑞澂忌益甚。檄所部四出以披之。時革命已有萌芽。而

入爲民國
成立張本

間處神采
叔孫通傳

湖北軍故多懷匡復者。瑞澂以事捕殺彭劉楊三士。復按所獲名冊。分道往兵營逮捕。人人自危。宣統三年八月十九夕。武昌革命軍起。瑞澂與鎮統張彪挺身走。乃推公爲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大都督。初自黃花崗之難。中國同盟會衰矣。其在江漢。共進會最盛。次有光復文學諸會。各有名字。與其所交關軍士。力均不能相聽下。謀帥無適任者。以公善撫御。皆屬意公。且曰。諮議局議長湯化龍才。請以民政長輔公。議定三月矣。陰爲文告署檢稱大都督黎。未以告也。兵起。有數卒突入公門。公錯選手刃之。無幾。又數人至。掖公至軍械局。請受都督印。公見化龍在。知有謀。宣言無略財。無妄殺。如是則可。皆踴躍稱聽命。卽詣諮議局就選。時瑞澂亡已二日矣。瑞澂始謂小寇。議起易定。故走江上。兵艦待其變。聞公出。乃去。軍府初立。綱紀未具。將校入謁。語人人異端不合。或抵掌揮書案。然皆以公厚重知兵。無敢輕動搖者。故軍政雖紛。紀律未嘗亂。南方諸革命軍。嘗更起迭仆。及是竟以集事。由公鎮之也。

明日。美利堅領事入謁。問邦交。公言。自今日始。邦交由民主主之。自今日以往。約如故。而先所擬文告。其草藁爲俄羅斯領事館所得。譯其辭。以爲有大體。會我師敗清陸軍。

脈絡

至是始出
民國

字法新穎
入他人手
便爲杜撰

間筆生動

轉得快

大臣蔭昌於瀕口走之。由是被認爲交戰團體。去倡義八日耳。鄂府儲金多。富兵杖。濱江諸省欲有事者。卽賦予之。無所吝。至十月。南方十一省與山西陝西次第反正。皆遣使來。推公爲中央大都督。陸海軍大元帥。俄漢陽陷。守將黃興走。會下游亦拔江甯。清內閣總理袁世凱使唐紹儀來議和。公任伍廷芳爲代表。令開議上海。時香山孫公自海外歸。議者以武昌危子。宜置政府江甯。卽推孫公爲臨時大總統。公副之。十止月。改宣統三年爲中華民國元年。始頒太陽歷也。一二月。清帝遜位。臨時參議院復舉袁公爲大總統。公副如故。北都定。以公領參謀總長。授大勳位。當是時南北瓦合。雖選袁公非其意。袁公亦介北洋軍威重。以南士齟齬不肯親。公彌縫其間。卒不效。先是湖北有一鎮一混成協。及倡義稍增至八師。公痛裁之。存其三。及軍民分治制。皆自公創之。自義師起。督府苛禮盡去。公尤任自然。嘗夏日入謁。公短衣持徑尺蒲葵扇。與客語半刻。所侍者進蕎麥屑。公手分牛乳與客盡之。易簡如此。海內鄉風無然。誅鋤賊猾亦幾二萬人。軍人被裁者頗羣聚江湖爲亂。率多借黃興名號。公雅不信。而將佐頗以爲疑。交亦漸疏。明年春。袁公使賊殺故農林總長宋教仁於上海。獄不具。南北兇兇。袁公令師

痛快

亦不爲迴護

上面多寫其和光同塵此處特標其大節史記魯仲連傳也

長李純下夏口。受公調遣。實不用其命。其夏江西安徽湖南廣東四都督罷。皆起兵。袁氏以興爲主。未一月敗。公素善湖南都督譚延闓及湘上主起兵者譚人鳳。又武昌倡義人也。爲解說。令罷兵。故延闓等得免於難。獨蔣詒武不聽。入廣西。捕得斬之。時議者多病公持兩端。公以爲大總統非如叛亂不得與校。卒未嘗自明也。其秋袁公被選爲正式大總統。公副如故。時孫黃已亡命。袁公視天下無與已仇者。獨憚公得南方心。以兵脅之入京師。館於瀛臺。公陽與和藹。而內深自爲計。袁公改臨時約法。以參政院代國會。屬公長之。亦不拒也。

四年帝制議起。始辭參謀參政二長。袁氏又以武義親王爵公。公拒其冊。卻其祿。五年一月。當朝正。舊者數輩至。公誓曰。辛亥倡義。濟民軍。無算。非爲一人求官祿也。諸君如相迫。卽立觸柱死矣。袁氏乃不敢逼。會雲南廣西起兵討帝制。師踰嶺。江上游皆起。六月袁世凱卒。依法以公繼任。始復約法。還袁氏所奪將吏官勳錄舊功也。

時公久失兵。而北洋軍勢未衰。媿倚藉。無所不至。而國務總理段祺瑞。當袁氏稱制時獨弗順。功亦高。其祕書長徐樹錚。傳約法。謂凡事當聽國務院裁決。總統徒畫諾。遂

褒貶有分
稱

黃陂生
解一
端最
難

特插
廷一
段此
榮
先生
留情
處也
再為
黃陂
裝點
史迹

左氏

耳。每擬令直入府。要公署名。公任丁世驛爲府祕書長與相枝柱。事稍解。未平也。六年。歐洲聯軍與德意志戰已三載。求中國參戰。公始可之。後聞國務院將因是舉。債日本。亟已其事。兩院皆如公旨。祺瑞怒。雇惡少年聚擊議員。公聞。立罷祺瑞。以伍廷芳代之。令下數日。九省督軍皆反。連兵請解散國會。於是兩廣巡閱使陸榮廷。新以討帝制有功。公問計榮廷。榮廷者。無知人鑒。稱長江巡閱使張勳能已之。時勳與北江將領開徐州會議。有陰規復辟計。勳故漏其事。府祕書以示誠。公召勳。勳請解散國會。登財政總長。李經羲爲總理。竟因是敗。勳以兵二千入都。與陸軍總長江朝宗結。朝宗以清遺臣梁鼎芬入謁。鼎芬請歸政清廢帝。公厲聲訶之。鼎芬退。復說守衛司令蕭安國毋用公命。安國者。鼎芬門人也。七月勳以清廢帝復辟。經羲降。公出居天津。杜門謝客。未幾。祺瑞起兵擊勳。走之。遣使迎公。公謝焉。乃以副總統馮國璋攝。始就參戰。事然。但聞和羅許庸貨。不出師也。初九省督軍反。公使海軍總長程璧光南下。糾義旅至。是西南設法軍起。璧光數請公南行。道梗不得前。自是南北交兵。繇四五載。國璋。北方又擁徐世昌主之。至十一年夏。直隸關東相持急。長江上游總司令孫傳芳騰書請公復位。北洋

如此是文
方不泛

於當世不
加批評

將領皆響應。舊議員赴天津和之。世昌走。炳麟以書抵公曰。將帥過驕。難爲其上。公丐段閣有前鑒矣。必欲復位者。請南都武昌。無滯宛平中。公卒強起。以廢督軍要疆吏。疆吏更陽應之。獨廢安徽。佗未動。公入都。卽下直隸關東停戰令。復召集舊議員促制憲法。

十二年。改選期滿。直魯豫巡閱使曹錕疑議員附公。已不得代。則以金購致議員。且遣兵迫公府水火盡斷。公出道天津浮海赴上海。謀卽上海置政府。爲浙江督軍盧永祥所持。是時南北有力者獨關東張作霖。以停戰令德公而雲南唐繼堯雅知大義。然皆遠莫能助。乃去東之日本別府。數月歸天津。自是絕口不道國政。日步馬郊外。示習勞也。

明年。作霖入關。錕廢。十七年夏六月。蔣中正以兵攻作霖。時公病已亟。南軍薄天津。公薨。詰日北畿皆改樹青天白日旗矣。公薨時年六十五。公豐肉舒行身短。望之如千金翁。而自有純德。不由勉中。愛國艱至。不諱於強大。度越並時數公遠甚。始在海軍已習水戰。及統軍十餘歲。日講方略。行軍用兵尤精。山川阨塞。言之若成誦。絕甘分少。與

士均勞逸。士無不樂爲用者。會倡義諸師旅長。皆自排長兵曹起。或雜山澤耆帥。踞弛志滿。教令不下行。漢陽敗後。公始綜百務。未期月。燕吳交梓。日相椎杵。終掩亏袁氏。再陟極位。衛士無一人爲其素練者。故公亏民國爲首出。而亦因是不得行其學。使公得位。乘權十年。邊患必不作。陸海軍亦日知方矣。世之推公。徒以其資望。或乃利以紓禍。不爲材用。發舒地。雖就大名。抱利器。無所措。與委裘奚異。悲夫。

公之念舊怨。張彪在清時。數桷公。及公貴。彪來謁。公好過之。湖南人吳瑛。以謀革命繫武昌獄。兵起得釋。欲撼公。他有所立。後瑛附帝制。當捕誅公。以其被脅。卒不問也。性廉。初倡義時。約自都督至錄事。皆月取銀二十版。事定。將吏皆增奉。身取二十版如故。再起蒞政。雖常奉不入。減公府經費三分之二。崇文門稅關及菸酒署舊供公府銀月六萬版。盡却之。尤惡舉外債。以爲病國。所至。節財用。慎賜予。無持承平法。過嚴。絀亏撥亂。亦公所短也。自民國興。十餘年。正僭迭起。大氏出介冑。或莫府士。世謂與共和政體應者。莫如公。其後北洋軍壞散。頗自悔曩日困公。卒無及云。夫人同縣吳氏。初適公。家貧甚。及公貴。起居未嘗異。公再起。夫人數諫公毋行。及遇變。亦無憾容。可謂有德操侔焉。

天地者矣。後公一歲歿。丈夫子二。紹基紹業。女子子二。紹芬適某。紹芳適某。妾危氏。公薨後五年。紹基等奉柩歸葬武昌。故巡撫署之廬。炳麟數嘗侍公。識言行。其事或隱。卽徧詢故參佐。故以實錄。刻石不敢誣。銘曰。

於鑠黎公。壯承殷周。弱冠方毅。從軍習流。樓船否臧。踊身大湫。萬靈翼衛。浮行得洲。總師漢上。戎士不偷。胡運方斬。軒轅下求。天棣夕碩。宣光園陬。乃起樹翮。勝清遏劉。大功不蕲。袁承其休。客實憎主。白刃在頭。王章鰲綬。不我能綯。否之後喜。乃膺大球。中立天衢。何黨何讎。靈囊廣索。靡物不投。伏蠱末盪。曰相其才。胡王耽耽。狙我內憂。公命蒼兕。爲南纓。柁舟。三光乍隔。分曹干振。再蒞法宮。去來如浮。虹見龍藏。別風高颺。嶽嶽之鶴。爲主殺軀。胡斯諄德。植冠而猴。公之在位。視以贅游。公之下世。薊遼爲丘。焯焯北軍。亦久無鳩。孰令夸咤。召是悔尤。盤石在茲。下詔萬秋。

往者侍先生論文嘗聞早年所撰徐錫麟諸傳頗欲與史遷爭短長逮後發眎終不能過以爲憾語次頗涉感慨今此碑全學項羽本紀將民國十七年來政治得失納之於中間平淮西碑以後第一篇文字昔有以無大題目捏手爲震

川惜者然震川卽有此題亦未必做得好恐林與廬馬通伯爲之更難著作也
先生於項拙惡絕之深矣然碑中亦適可而止此所以病先生盛章者多而議
先生文字者少也

古文通論

查猛濟編

上編

周秦以前，無專以文章名家者。

吾師江山劉先生曰六經三代之文學也諸子晚周之文學也史記兩漢之文學也自屈宋迭作劉向別之爲辭賦略南齊張

融始以玉海名其集隋書經籍志復以楚辭爲集部之首而文學乃專屬之集部

東京以降，訖平建安，黃初之間，經術漸衰，

諸子浸遠，史又非淺學之所能爲，於是詩、賦、碑、箴、頌、誄繁矣。然陳范二史所次

文士諸傳篇云，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則已爲後世文集之濫觴，而尙未

立文集之名；夫文章之衰，其始於離經與史，與子而有彙次諸體，哀爲文集乎？

故章實齋曰：『著作衰而有文集，文集既興，於是應酬牽率之作，決科俳

優之文，亦汎濫橫裂，而爭附別集之名，由是而古文之名遂出，一若可以離

經，史百家，而別樹一幟者；然後之學者，貪於簡閱之易，而不知實學之衰

，狃於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苟欲於狂瀾既倒之後，障百川而東之不

追溯其原不得也；夫古人不著文非不著文也，古人之文皆史也，無若今之所

謂著文者耳；何以言之，文之大原出於六經，王通謂詩書春秋同出於史；輓近王守仁、章學誠、龔自珍俱謂六經皆史也；卽餘杭章氏亦主此說；然則史爲文質，文爲史文，章氏又曰：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於稼穡也。

篤哉，其論歟！夫史、記事者也；理、藉事而形者也；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欲辨理者，莫不藉事以明之；是故，古人無空言撰述者。太古之史，不可

得見矣。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

按堯典在

虞典內。五帝僅有二、而三皇無聞焉，學者猶是考信夫六經、六經之文燦然者，

皆所以記事。而理具矣，故曰：六經皆史也，然自伊尹書五十一篇，班志入

之道家，今雖不傳，然觀伊訓之文，及班志與太公書，並列其書，可推測矣

。據六經以夏商之書惟伊尹書略可信非僞託故班氏列爲道家第一其密義神農黃帝等皆後人假託觀班氏自注可灼見矣又班志道家有鬻子二十二篇自注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今尚有佚者可見

獨柱下史作道德五千言，其說不徵事而空言理。於是疑古人者起矣，然其達隱微，通形名，探未有，窮無始，蓋審於事而後言也。則其撰述變體而已，

章氏曰，古人文無定體，達哉斯言，尙書典謨訓誥貢範官刑，而春秋爲編年

，左氏又變益之爲傳，至如諸子百家，其文足以抗懷於三代之英，經緯乎天人之際，然其去古未遠，源流可尋，史談驅百氏於六家，班志原九流於官守，蓋子也而通於史矣，後世不察著書之故，落筆成文，莫不自名一家，要日流於簿書之文，去諸子遠，而去古史愈遠矣。然風自東漢始盛，蓋嘗論之，六經百家之餘，如國語戰國策世本猶史之別體，與後世文集，朱紫不侔，薰蕕殊器，故司馬氏據之而作史記，若夫荀卿之賦，屈子之辭，稍爲詞章之濫觴矣。說者猶謂三百五篇之變體也，今荀賦渺傳，屈辭戶誦，考其文章，洵風雅之變體，窮其意義，實百家之同軌，非同繫悅絺繡之玩，實異門奇射覆之資，降及西漢，若陸賈新語，賈誼新書，本名賈誼書唐賢集書目始有新書之名賈山至言，以至劉向新序說范，楊雄法言太玄，皆未失周秦諸子之風軌，此文之出於子者也，董仲舒春秋繁露，班志名董仲舒百二十三篇隋志因阮氏七錄始名春秋繁露京房易傳，焦贛易林，戴德儀禮戴勝禮記，以至韓嬰內外傳，劉向五行傳，皆儼經而行，亦自成篇卷，此文之出於經者也，陸賈楚漢春秋，司馬遷太史公史記，班志名太史公書隋志始改史記班彪漢書